



大庆
散文精选

DaQing San Wen JingXuan

付淑兰 / 主编

北方文叢出版社

大庆散文精选

付淑兰 主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庆散文精选 / 付淑兰 主编.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317-1720-4

I. 大… II. 付… III. 散文—作品集—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1165 号

大庆散文精选

Daqing Sanwen Jingxuan

主 编 / 付淑兰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李玉鹏

封面设计 / 李 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绥化市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4.5

字 数 / 350 千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2 000

定 价 / 32.8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720-4/I·1613

编委会

主 编：付淑兰

副主编：徐凤泉

张爱华

吴玉宝

编 委：杨利民

李长春

王乐群

刘 鹏

姜万举



◆责任编辑/李庭军 李玉鹏
◆封面设计/李 梅

序

张爱华

受市委宣传部委托编这本散文集，一开始并未想太多，看稿呗，已经看了二十多年的稿。可当这些稿件经过我们的手理出些许头绪时，内心生出一种不容易说清的感动之情——比如多年以前的某个下午，我编稿时为某个作者的文章所感动，一读再读，忘记了时间。

这些天，为数众多的、散乱的、一吐由衷心曲的文章在床上、桌子上堆得到处都是，仿佛早就等待由一本书来承载它们，但又承载不下——这让人为难，囿于篇幅，只能收入其中一部分，没收入的，也不一定就比收入的不好，这是所有选编者面对的共同难题。

令人欣慰的是，这本集子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大庆市多年来散文创作的成就。作者来自大庆这块土地的各个地区，作者面广；是六七十位新老作者自己的满意之作，尤其是面孔很熟的老作者们，他们几乎一如当年——喜爱着当年的喜爱，一直没有远离文学。从他们行文中鲜活的文字，我能听到他们的心，尽管他们的职业是机关公务员或商人、民营企业家，但文学，始终是他们心底秘而不宣的情人。

用散文随笔的方式记录一个人的心灵史、一座城市的发展史，似乎更容易、更真实、更便当一些。“采油树上的野百合”这一辑中，作者多数是直抒对我们生活其中的这块热土的情怀。长者，凭借他们深厚生活底蕴回忆当年，回望他们曾用青春汗泪描绘出的

如水的痕迹；青年，凭着他们敏锐的视角对这块土地进行反思、深刻挖掘，出于爱，他们通过一条路、一片风景、一些看似轻微的生活细节对这片土地、这座城市进行热烈讴歌。这是一座值得讴歌的城市，我们也愿意通过这些文字再一次进入历史情境之中。虽说恰当、到位、本质地书写她不是一件易事，但出于责任义务，我们也应当成为她发展进程的记录者、代言人。

通过一首诗、一篇文章来反衬一座城市，一个时代，这是一件极难的事，但在这一辑中有几篇文章很感人，读了这样的文章，如视一个俯首躬耕、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背影，叫人难忘也让人伤感。这样的背影曾是石油城的脊梁，这样的文章是这本书中的筋骨。

更多作者涉及的是遥远的田园情结，追录他们所来之处，他们的根须、逝水、田园、泥土、童年，内心很深很深的东西，这不仅是一般的怀旧情绪，更反映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独特的内心世界。缠绵的情绪、优美的文字，可能更多地呈现在第一辑中。

最能表现散文随笔这种文学形式独到之处的文字，被我们笼而统之地收入了“平民的花朵”之中，看上去有点杂，说什么的都有，怎么写的都有，自由、随意，从细微着眼，有韵味，耐人深思。

从大概面貌上看，这本集子颇有长处，但“漏万”再所难免，假如就此让方家和读者有了一丝信任，再有编辑的机会，我想，会做得好些。

2004年3月15日

目 录

第一辑 采油树上的野百合

我的师傅.....	杨利民(3)
石油小城(外一篇).....	刘振学(7)
初识大庆	(10)
采油树上的野百合	宫 柯(21)
篱笆庵	李智廉(28)
永驻的心魂	王厚光(30)
感慨大庆	庞壮国(34)
喇嘛甸镇栖着我的梦	范永康(47)
怀念铁西	吴守江(52)
在油田长大	刘 莉(56)
大庆的个性	李振德(58)
我的大庆情结	吴占林(62)
杜蒙看树(外三篇)	季学文(66)
教古拉来信	(68)
夏日尴尬	(71)
巴士偶记	(74)
姓“铁”的人们	李淑珍(78)
第二辑 青青的草坡	
回家	王立纯(83)

心之乡(外二篇).....	阚 峰(102)
“世纪大道”书简	(106)
荷湾细雨.....	(109)
青青的草坡.....	朱智启(112)
母亲.....	齐 中(115)
后花园记.....	吕天琳(121)
记忆的残片.....	李雁秋(125)
对一只蚊子的伤悼(外一篇).....	刘江生(132)
站在教堂门口的女孩.....	(134)
往事样板戏.....	张 科(137)
姑妈的脊背(外二篇).....	张郁民(141)
姨妈的小桥.....	(144)
舅妈的心尖儿.....	(147)
姐姐,你是否记得?	穆 冬(150)
蜻蜓带着纸条儿飞(外二篇).....	张小兰(154)
链铃.....	(156)
家庭斗私批修会.....	(158)
缅怀父亲.....	王勇男(160)
阳台上的面庞.....	辛国勤(166)
姥姥那道老阳光.....	张笠子(169)
父亲(外一篇).....	徐海丹(172)
跪拜母亲.....	(176)
平安夜(外一篇).....	韩玉玲(178)
沉静的母亲——献给母亲 80 岁生日	(181)
乡下来人.....	红 雪(183)
圆杏儿.....	王立民(189)

第三辑 平民花朵

清晨,开启一扇窗户	韩福魁(197)
清白(外一篇).....	接长军(200)
冰雪	(202)
平民花朵(外三篇).....	潘永翔(204)
北方茶话	(207)
天堂里的花朵	(210)
一杯下午茶	(214)
围棋漫议	那子纯(216)
雕刻远去的心灵	余兆荣(219)
共享美丽	魏晓冬(227)
那时,我不懂伤害	赵香琴(229)
海滩上的水果(外二篇).....	张爱华(233)
等待花开	(236)
醒着的瓷器	(238)
包书皮儿	张德志(241)
垃圾·门铃·灯	刘 强(245)
小贺(外三篇).....	崔 武(248)
油炸鱼	(250)
投宿	(252)
日子	(254)
狼灾(外一篇).....	张永波(256)
烟戒了,请别再敬烟	(261)
连明子	刘培亮(265)
想像美容	王红玉(268)
生日礼物的联想	彭荔卡(272)

垃圾女	丁龙海	(275)
鞋子与脚	苏丽梅	(279)
饮马河纪事	于武成	(284)
节日的心情(外二篇)	许俊德	(287)
饥饿		(290)
窗户		(292)
你在哪儿呢	丰伟	(294)
感受时光(外二篇)	朱晓鷗	(298)
贴春联		(300)
一件小事		(304)
相逢在天津	王如	(306)
感动	刘桥侠	(309)
美哉! 响水河漂流	王贵	(312)
女人花(外二篇)	魏念滨	(314)
心灵巨人		(317)
一个准妈妈的心曲		(319)
一路清香(外一篇)	符立萍	(321)
一根线系万种风情		(323)

第四辑 怀念一个越走越远的地方

追忆炭火(外二篇)	李云迪	(327)
失去家园的鸽子		(330)
城市的灵魂		(332)
怀念一个越走越远的地方	苦瓜	(337)
与黑龙江同行	王鸿达	(343)
时光和爱的故事	卢官程	(352)
不倒的村子	周树山	(356)

大山的礼物	孙占山(360)
土豆与青玉米(外一篇)	施秀华(366)
网友	(368)
西园记事	唐元峰(372)
乡村情结	孙琦(374)
鱼之情结	陈文学(379)
钓鱼	李秀恩(382)
北安有段石头道	乔守山(385)
小站(外一篇)	李学恒(391)
白杨树叶	(395)
古庙	墨一池(399)
苞米面的情结	任胜才(405)
棚鼠	孙德贵(407)
北方趣事	王崇尧(411)
小镇情怀	范文质(417)
灯花闪烁	王友(421)
依稀的灯光(外一篇)	赵守亚(424)
封存在乡情中的大叔	(426)
故乡啊故乡(外一篇)	李长春(429)
半张老照片	(437)
数不清的星(外一篇)	戴立然(442)
回来吧,心中的宫殿	(444)
庆历四年的那个春天(外二篇)	李瑛(447)
十一点半的火车	(449)
带薪求学	(452)

第一辑

采油树上的野百合



我的师傅

杨利民

我有许多年没见到师傅了，还是前些日子去南区，路过采油五厂的一个叫做三不管的地方才偶然见到了他。我坐在车里看见他在杂乱的小市场上摆地摊，便让车停下来，司机问我为什么，我没回答。我远远地站着，看着这个三十多年前曾给我当过师傅的工人。他那么清瘦，在风中伏下腰来，凭那双粗糙的手给路人修理自行车，也许是为了赚几个钱来维持生计吧。

三十多年前的秋天，我到了油田，在教导队受训三个月，九个人一伙盖一栋干打垒，大小伙子累得蒙着被子直哭。

到了冬天我就去了一个叫杨树林的采油队，在那里我认识了这个我叫做师傅的人。他带我上油井，教会了我油田是怎么一回事儿。

他很少说话，在那个狂风暴雨企图把我们连同帐篷一起卷走的冷冬里，师傅每晚都帮我烤棉鞋，还把省下来的细粮票留给我这个缺少营养的年轻人，当时我才17岁。后来师傅当了队里的材料员，每天夜里都把拣回来的弯钉子敲直，把损坏的旧闸门修好。他管着一屋子劳保用品，自己却穿着开口的大头鞋。有些事叫人一辈子都不会忘：有一次我把仪表上的小螺丝掉到防火砂堆上，怎么也找不到，急得直哭，那时严格得几乎到了残酷，不是赔的问题，而是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是师傅用筛子把那堆防火砂筛了一遍，硬是从那些颗粒里找到了仪表上的小螺丝。

还有一回，在三排 48 井作业，拖拉机把井口油管压裂引起大火，眼看油井就要报废了，是师傅冲进火里抢关了总闸门。这可能是师傅一生中最悲壮的一次，要是现在奖励 10 万元不算多。

师傅有许多机会，诸如提干，出去进修等等，但他都把机会让给了别人。后来他干的工作很杂，养过猪，喂过马还烧过锅炉，那时强调人是螺丝钉，是一块砖，要往哪搬就往哪儿搬，盖座高楼不骄傲，盖个厕所不悲观。

师傅像油田上的磕头机，匍匐在大地上，不知疲倦地朝拜着苍天与平原；他用心灵洗涤蓝天，用身体丈量大地。他用诚实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和应该得到的报酬，按说一辈子都花不完，用不了。可是在那个年月，大家几乎挣不到钱，也没有人在钱上过多地打算盘。师傅拿五六十元工资，一直拿了二十多年。

再后来市政和石油管理局政企分家，不知怎么阴差阳错他就到了地方企业，在评职称的时候说他干得太杂，没法定。于是他就成了闲散人员，接着就下了岗。他儿子骂他是老废物，还说跟他一起参加工作的人，只要不是用脚后跟思考问题的都当官了。可师傅说，都当官活谁干！

人的生与死两个极端，我想大体都是相同的，出生时都伴着阵痛、流血、啼哭和尿床；而死亡就更加公平，无论是肥胖的国王还是饿瘦的诗人，上帝都把这份礼物分给每个人。而有所不同的是在生与死的这段过程中，我们体验着不同的生活际遇。比如我和师傅，他怎么就站在马路边修车，而我成了坐车的人。我不能说师傅不幸和不努力，至少他运气不好。假如当初提干或到大学进修的机会他不让给别人，那又会是什么情景呢？当然，一次性的生活没有任何涂改的机会，师傅就是师傅，他不是别人。

其实，我跟师傅相处的时间很短，相识不久就调到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那里排节目，演《大海航行靠舵手》、《抬头望见北

斗星》，激动得把像章别在胸脯的肉上。就因为我能写点小节目于是就推荐到中央的一座艺术大学，成了有名有姓的编剧。

有时我感到很荒唐，一个人把握不了自己的生活，而被命运捉弄着，就像一群奔跑的野牛，不知为什么跑，也不知朝什么方向跑，更不知是哪位命运之神在挥动着鞭子。

三十多年过去了，师傅只找过我一次，那是在他没了工作以后。他敲门，我去开了，但他却迟迟不进来，他把脚在门口的垫子上蹭了又蹭，双手紧拉着那顶帽子，光线从他的背后斜射进来，透过他那弯曲的脊梁我一下就认出了他。

师傅是个有自尊的人，他轻易不给别人添麻烦。我把他让到沙发上，倒了茶，他竟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我看他的脸从脖子根儿一直红到耳朵尖儿。

我说，师傅，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他说，……没有。我说，您别客气，是孩子的事还是房子的事？我一定尽力！他有点生气，说我就一定是为这个才找你吗？你是读过大书的人，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机器报废了可以扔掉，可人报废了还得活着！你们不是说过很多吗？说我们是主人，真正的主人，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那么我的那份儿哪去了？我老了……没了事做……可我总得干点什么……我人还活着呀，当然，我可以去死，省得给别人添乱，可别人会怎么想？那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

我无法面对他，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最后一批虔诚者。任何时髦的理论对他都不合适，他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是因为我们在错误里生活得太久了。也许，历史的任何一点点进步，都是以伤害一部分人为代价的。我对师傅说，要是你相信牺牲自己，能让更多的人过得好一点，这是一种崇高，那么你就继续作出牺牲吧。我的话刚出口，就觉得心里没底，为什么总是让他们作出牺牲，而我却不行，或许我总是在伤害最质朴最亲近的人。